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六

起元嘉十九年盡元嘉二十三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

魏拓跋焘太平真君三年

春正月甲申魏主靈備法駕詣道壇

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籙

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

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錄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謙之又奏作淨輪宮

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澗水之左

必令其高

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魏主不從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

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

且末漢故國在

鄯善西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寶高之

孫也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關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

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

死

營焉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

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甯白力二城

李延壽曰高昌屬有四十六

交河田地高甯白刃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

遣使請降於魏甲戌上以疾愈大

救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程宏祖守蘭泉

元豐九城志階州將利縣有蘭泉鎮按五代志

程曰武興西北有蘭泉戍去仇池二百里

使其子撫軍大將軍

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濁水

濁水城在上謀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郾道元曰

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

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

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初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

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

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

地立楊保熾爲楊元後使守仇池魏人造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

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方明辭不拜

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臣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

丙寅魏主覽

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  
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瑛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  
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  
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甲  
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  
與之其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  
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解柔然無諱據高昌遣  
其常侍汜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末今從傳 冬十月己  
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  
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

卒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魏主烹之爲太子也魯元給侍東宮恭勤盡節魏主甚親愛之及卽位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丙申詔魯邵修孔子廟及學舍衛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竝種松柏六百株李寶遺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鑿使尙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

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係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順死

魏元嘉二十年

魏拓跋嗣太  
平真君四年

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

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魏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湍水崇之爲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

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宮

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

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竝向北行至曉

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還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平城 壬戌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西北去代四千五百餘  
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

北勿吉在高麗之北  
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

魏主靈遣中書侍郎李儼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

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

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

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

苻達等皆屬氏官屬也○

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

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

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建寧擊斬齊因據白崖按齊

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

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

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靈如陰山 五月魏

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楊文德

岷城意富作岷城

文德退走皮豹



子督關中諸軍至下邳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

五

志武都郡盛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都郡及葭蘆縣後唐古併入然堤魏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魏志魏將郡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道葭蘆成後於此置縣以任胙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

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

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九月辛丑魏主彖如漠南甲辰

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

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

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

鹿渾谷卽鹿耳海之谷也本高車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卽

弱洛水

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

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眾必

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

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

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

石水在額根河北

既而獲柔然候騎曰

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

徐行魏主惡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

兵齊軍橫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

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

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

以水灌之令東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

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

齊救之道盛敗死甲子魏主憲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

萬機總統百揆

考異曰宋索虜傳兒與大臣崔氏宦氏不睦索意謂之元高道人有道術能使祈禱七日七夜佛經

悉其祖父竊怨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護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

偽詔曰王者大業難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在事無

巨細必經太子悉後上聞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躋第

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

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是歲諸州郡水旱傷民稼

大饑遣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

甲元嘉二十一年

考異曰太平真元五年

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

考異曰宋

略辛酉藉田大赦下有戊午

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

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

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附太廣乞減太半以

賜貧民入見魏主遂欲奏其事

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苑既甚廣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

賜貧民蓋上谷郡代郡甚遠地未膏置苑附於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平長城東苞白登橋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樹度瀾河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苑至天賜三年遂築澤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頂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基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史爲正

魏主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

陳聞忽起掉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賢爾之罪

魏主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

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蹶蹙而築之

國註曰蹶蹙而顛蹙

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自今以後

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燾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巫女曰覡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日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辭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尊魏主盡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勢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魏主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魏主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魏主至五原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尙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鞬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魏主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王不以憂卒初魏太宗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

乙酉想白臺並平 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輩道秀筮之  
城南高二十丈

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  
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  
允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  
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霽如  
廬關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庚寅以侍中領右  
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 辛卯立  
皇子宏爲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平城 癸丑魏主還遣  
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  
爲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莫孤帥五千  
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爲營

戶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  
是月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沮渠

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

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  
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靈從之是月連雨水詔

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

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中雍州後則改曰絳州八月乙丑魏主靈

畋於河西尙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

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謀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

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

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張南寇



未減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  
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  
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  
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  
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

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  
收得失三倍收穫不可以

不速載麋  
鹿猶可緩

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

之臣矣 魏主遣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戊辰以荊州刺

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

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

爲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

詔自中出  
不經門下

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  
是也義季小字師護

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

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

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

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

江左六朝以  
能楚爲西夏

遷代之議

必歸責於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

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吐谷渾叱力延等請

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盡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河西王丁未魏主靈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

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魏收曰處羅  
練言帶也

魏晉王伏

羅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

其不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引兵從閒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 冬十月己卯以

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兗

州鎮須昌

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濟寧文前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

鎮歷下

歷下卽歷城

恬諫之弟也

十二月魏主濬還平城

是歲沙

州牧李寶入朝於魏魏人留之以爲外都大官

爲李氏貴戚

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擢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

日所在

斷光相辨而知之

又以中星檢之知朔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

此以堯典日短星辨

推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

此亦用圓蓋測日至之法也

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夏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

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日舊法宋書原無日字

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舊法作盈屋法有大餘小

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爲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爲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詔付外詳之太史令日蓋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成周也

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

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甯竟州刺史臨川康王義慶卒義慶少爲

武帝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元嘉初爲丹楊尹九年出爲荊州

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唯留心撫御州統內官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

安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爲性簡素寡嗜慾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愛好文藝文辭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陳郡袁淑文冠當時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皆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元嘉二十二年

魏拓跋焘太平眞君六年

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京

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曰宮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膠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鐘長六寸一釐則

從申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中讀曰仲律歷志黃鐘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律六寸三分林鐘益一上上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入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夾鐘入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入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則也入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九分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鐘當不止九寸故孔頴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與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胥職云其律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區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南林鐘上生太簇林鐘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一終矣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破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兩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鐘

射應鐘皆破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兩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鐘

姑洗中呂蕤賓皆破子午以酉之律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  
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龍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  
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鐘生  
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爲  
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故數聲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  
生之久每辰各自爲宮名有五聲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  
上生太簇爲商下上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  
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太簇  
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  
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  
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  
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  
上應當作下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  
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蕤  
賓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蕤賓  
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蕤賓爲  
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蕤賓爲徵  
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蕤賓爲第十一宮  
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下生太簇爲角中  
呂爲第十二宮上生蕤賓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  
生兩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  
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  
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  
之名詳見蘇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帝欲

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璽使故騎常侍宋情來聘 二

月魏主燾如上黨西至吐京

郡道元曰吐京在冀西河郡吐京縣  
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廢

州石樓縣魏  
吐京郡地

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禧爲東海王昶

爲義陽王

三月庚申魏主璽遣平城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

以經義量決

夏四月庚戌魏主璽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

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

烏頭擊慕利延兒子什歸於枹罕

河西之亡也都善人以其地

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

明

魏通西域

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璽使



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靈北

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

州刺史

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

秋七月己未

以尚書僕射孟顛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尙之爲右僕射 乙酉以

南兗州刺史義季爲徐州刺史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

猶爲寇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

駿至鎮嶺斷驛道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

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溟山蠻最強

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

南大溟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蔡陽所跨廣闊一百餘里溟水出於其山之陰時人以爲溟水所導亦曰溟山 沈慶

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

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袍罕分徙其民千家遣上邽

留乙烏頭守枹罕 羸萬度歸至敦煌而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

沙渡鄯善王辰鄯善王真達而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

平城

考異日本紀作真達其今從西域傳

西域復通

魏主靈如陰山之北發諸州

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

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曼頭城吐

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瑣之子被襲逆戰

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

元日三危山

在敦煌縣南

生擒被獲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

平城

乞伏成龍器因赫連定之敗沒於吐谷渾

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

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止餞衛陽王義季於武帳岡

杜佑曰武帳岡在虞莫門

外直武場設行宮殿 上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

至有饑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

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

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後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

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高祖恩固本枝崇樹禎祚後世遵守迭據

方岳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

孝武諸子而宋齊陳代之際蕭氏齊氏也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左傳晉師曠曰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誨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之有眾十餘萬遣其黨趙紹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魏長安鎮

副將拓跋紇帥眾討吳乾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

也魏主發高平救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

州兵屯渭北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礪礪津蓋吳遣

別部帥白廣平西掠魏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

臨晉已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

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

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梓潼者謂之梓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

張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開南越或黃白聞喜後漢分屬絳郡

聞喜縣無兵仗令曼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曠之永宗引

去魏主壽命薛謙之子拔糾合宗鄉宗聞薛之宗族壁於河際以

斷二寇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尙書拓跋處眞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尙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還平城 魏遷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齊徐之民以實河北 癸未魏主還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解救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

與睦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睦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睦曰大將軍英斷聰敏

大將軍肅義康

人神攸屬失

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睦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又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

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五卷魏黃初五年

年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

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

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眾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

近者

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

見上卷

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

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

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

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

豈可棄置而不取哉嗾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恩則未

敢道耳嗾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奔葉清通

嗾曾祖江祖弟父秦皆有名行

而不

得連如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減

乎避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嗾默然不應反意乃決嗾與沈

演之竝爲帝所知每被見多回嗾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

嘗獨被引

引見也

嗾以此爲怨嗾累經義康府佐覓待素厚中閒獲

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

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暉求解脫隙復敦往好大將  
軍府史仲承誦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  
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  
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  
中爲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

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

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

熙先又使弟

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

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

弑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宰蓋欲併殺太子助

湛之暉等投命奮戈卽日斬伯符首及其

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  
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暉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  
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暉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帝扣刀目眈

拔刀微出制爲扣刀

眈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

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

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眈置客省

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

先

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眈眈猶隱拒熙先聞

之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牾

邪帝以眈壘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

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

省

敬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敬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騎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

理應有異

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

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

以骨肉之禍曰願勿遺棄存之中營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寒疊賈暉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景色暉本  
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釋二旬暉更有生聖獄吏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暉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曷昔論  
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  
今據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  
生存十二月乙未暉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暉母至市涕  
泣賈暉以手擊暉頸暉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暉悲涕流漣綜  
曰舅殊不及夏候色暉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  
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  
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暉語綜曰姊今不來勝  
人多矣收籍暉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隱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嗟僞若不曉終不可爲上彈上嘗晏飲歡適謂嗟曰我欲歌卿可彈嗟乃奉旨上歌既畢嗟亦止弦及入獄上有白團扇甚佳送嗟令書詩賦美句嗟受旨拔筆而書之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初爲尙書吏部郎以罪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數年乃成至是從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費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但才少思難所以每

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  
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  
類工巧圖繪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  
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  
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  
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  
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貫天  
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  
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疇文藻絕世人多慕之。兄晏獨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

常均猶言平常也

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宏仁

范蔚宗

劉湛字宏仁范曄字蔚宗

皆忤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

朝而隕鸞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救不問臧質孫之子也先爲徐克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甯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兒也義康在安成讀普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涿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伯符喬之之子也

補註倫之高麗母  
孝穆皇后之弟也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

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  
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魏

竹在下貴人聲也  
二舞文舞武舞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

安南平南以南國  
二將軍府

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

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  
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

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

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

秩每存豐厚

丙元嘉二十三年

魏拓跋燾太  
平眞君七年

春正月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顓罷

戊辰魏主懸軍至東雍州臨辭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

自來思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

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

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

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

自郛濱

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魏主以魏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

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

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

俸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吳眾聞之悉散

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盤

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

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

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

貢而寇盜不絕使賁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

慤家世儒素

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輩皆愛好墳典

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

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

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

戍

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遊戍未白日漢日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

遣府戶曹參

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府者交州刺史府

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

范扶龍於區粟城

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陽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陽

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靈

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伏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竝赦畱臺下四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竝赦畱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

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爲畱臺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妄假歷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

緒欲除偽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澆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  
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  
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  
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棄  
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  
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有沙門惠始  
者初師羅什三輔人多宗之高祖滅秦留于義真鎮長安夏主勃  
勃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者無算而始被刃無傷勃勃大怒召始於  
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始到平城多所  
訓導及是魏主毀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怒杖錫到宮門有司  
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魏主令依軍法屢斬不能傷

據以白魏主魏主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國發虎魏主令以始饒之虎皆靡伏不敢動試以天師寇謙之始近虎檻虎輒鳴吼魏主乃大驚延始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教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廢臥雖履泥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足阿瞿魏主還徙長安工巧二

千家於平城遣至洛水分軍誅李閼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

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獨立太原郡晉安帝黃

縣中土斷立太原縣屬秦山郡元嘉十年割秦山郡爲太原郡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

送白鹿詣平城魏主甚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使祖浩作

書與驥且命水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

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惠款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

冀三州至清東而還

齊東清東之東也

殺掠其眾北還

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

前寇逆覆青冀刺史仲休使之與太武紀二月未月下仁至百平南劉義隆將王章等金輝方與還其民五千索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清東中平變遷其民六千歸家與河北蓋宋魏各據齊到之月書之耳索索房解又云虜使陸太厚得國千餘以蓋其人夸張其

意故不

帝以魏寇爲憂諮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

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和親事重當盡竭諱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密追蹤衝塞自非大田淮酒內實背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大殺敵破軍苟除患未盡則困獸思還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勳才均智敵江淮之閒不居各數百里何者

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  
克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  
實內地二曰復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  
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  
之間伍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佃車牛  
以撤糧械蘇諒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鈔合鉤  
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  
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風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  
勿使有闕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

取正自衛通鑑原文作自新注云諸器仗各自磨勵使新也然考

之宋書原是白衛其理爲長故改正之

弓鋒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

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

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

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近郡之師遠屯清濟

近郡謂府徐州所領諸郡及三吳

近在邦域之中者

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

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泰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

非苟任憑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

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

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

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

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職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道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飭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固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闕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修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千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器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

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氏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

萬餘人

休官屠各二種

皆起兵應會敕文擊而斬之餘眾推會爲主即

敕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還至直長安

戊子魏人毀鄴城

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得永昌其  
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眾

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氏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  
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還遣安豐  
公剛根帥騎赴上邽未至會棄東城走封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  
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  
卒未易克也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乃以白虎幡  
宣告會眾降者赦之會眾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



聚眾屯松多川

水經注松多水出龍山西南流  
還解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

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遣永昌王仁高

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

象浦

象浦即區容浦區容縣即秦象  
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

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

裝披象前後無際

謂之具裝

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

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背毛大如斗鬣翼曰程天子解獲

視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

數尺數數費鼻鬣立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

和之遂克林邑

水經注林邑國都治與沖在薄冷縣阿貴浦西去  
海岸四十里考異日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

六月食糧和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

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  
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

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園

魏郡平城道司州治代郡宋自曰唐雲州

雲中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帝築北隄立元武湖

以其地在

故名元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魏穆曰湖今爲後軍寨

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

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

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

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

以儉荒遇之

南人呼北人爲儉荒言其自荒外來也

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

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

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

名賢

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

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

伎很也

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

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

妻子使自迫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眾已散唯吳一身何

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

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

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

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

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

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考吳曰宋索虜傳云牂谷反吳自城之臨流矢所中

死吳弟吾生車服人木面

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

平之以陞侯爲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眾萬餘人反

魏主靈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

安謂侯曰關中奉化日淺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今朕以重兵

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則不能制

賊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侯乃單馬之馳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

能爲也侯既至市場咸信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

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侯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侯

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侯

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侯復還敢

死十五百人出獄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遣爲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

去年吐谷渾西奔

天有年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七

起元嘉二十四年  
盡元嘉二十七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

魏拓跋燾本  
平真君八年

春正月甲戌大赦

是月月犯心

大星天星竝西流細大不過如雞子尾有長短常有數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官者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

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憲如中山

魏師

之克姑臧也

事見一百二十  
三卷十六年

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

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健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健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健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竝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亦見十六年又有告牧健

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健死諡曰

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五月魏主懸還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扶風公拓跋處真等八人坐盜

沒軍資及虜掠賊各千萬計竝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

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

王羲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

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

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  
之賢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謹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  
之貶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  
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餘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  
嘗試禁斷竝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  
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尙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  
美尙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  
邪且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猶酣飲自若以  
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  
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茂康爲主前交州刺



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

陰王 徐克青冀四州大水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 考異曰宋

源所住屬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劍見歷殆死左右皆號 楊文德

據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 招誘氏羌

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 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

元嘉二十五年 魏拓跋焘太 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

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絳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係

宗所向魏公主而還初係宗將叛 係宗叛魏見 公主勸之或曰柰

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

靈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宋免削 二月癸卯魏主

遷如定州惟塞圍役者 築塞圍見上 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

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平城。閏月己酉帝大蒐於宣

武場。三月魏主燾還平城。初劉湛既誅。湛詳見一百二庾炳

之遂見寵任累遷吏卿尙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彌忽輕淺

既居選部好詭警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

二人宿於私宅。尙書令史掌者中文案不常宿尙書私家爲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

問僕射何尙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

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

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

爲丹楊尹尙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

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昔啟范曄。事見十七

年亦憚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歷觀古今未有眾過籍籍受貨

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

丹楊尹

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

魏人南寇水行自濟入泗陸行

自歷城環邱皆漢多城故云要兼水陸

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

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爲鄴善

王鎮都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

爲便己卯罷之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靈如廣德宮

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揚蘇當來朝因名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

子封皇子或爲淮陽王

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

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靈許之中外戒嚴九月辛未以

尙書右僕射何尙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尙書

魏道士寇謙之卒

明錄謙之字輔真自云寇仰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有成公與者不知何許

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觀其姑見其形貌甚頹力作不能  
歸同賃與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耕田諺之樹下坐算與  
懇一談致時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後諺之身  
七輩有所不了恻然自失與謂謙之曰先生何爲不憚謙之曰我  
寧算累年而近算則計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與  
曰先生以屬與吾布之儼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與之淺深諺師  
事之與固辭不肖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  
道豈能與與應道謙之欣然從之與乃令謙之擇齋三日共入華  
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與謙之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  
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與謂謙之曰與  
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和食之與食短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  
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與謂而私謙之具對與與曰先  
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與事謙之七年謂之曰與不得久  
留明日日中應去與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與乃入  
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明石室者謙之出視  
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與尸所與欻然  
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高州嶺城入于胡兒其叔父亡  
頗有靈異會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席  
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與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  
是仙人成公與館坐失火燒七閉屋被謫爲靈謙之作弟子七年  
始知謙之精誠上達與乃仙者滿滿而去至是謙之卒其未卒前  
一日忽言吾氣息不度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

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於是弟子以爲尸解變化而去

丙戌魏主還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

之焉耆王鳩尸卑那解龜茲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和說降柳驢等六城因其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宏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應襲爵魏主還曰斤

關西之敗

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

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復其爵邑使

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降它觀爵爲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于乙

直伽謀叛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 魏太子朝於行

宮遣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糗於城內匿戍而還

是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彭中積年

乃滅 穀士劉凝之卒凝之字志安南郡枝江人也凝之慕老萊  
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  
其德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銖女也遣送豐饌凝之悉  
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  
出市買易笨音舍周用之外輒以施人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  
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  
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  
頓首稱僕不修民禮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  
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  
旦攜妻子汎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  
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至是卒

己元嘉二十六年

魏拓跋肅太平真君十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靈鑿薨臣於

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

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辛巳上

祀南郊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大放募諸州

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 庚寅魏主靈還平城 夏五月丙寅

詔曰吾生於此城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

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於時士庶文武今尙

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往而子孫見在優厚賜賚之 壬午帝還

建康 庚寅魏主靈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

合取龍彭城太守王元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

人有封狼居胥意

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

上曰陛下今當席捲趙魏檢玉岱宗

封泰山用玉檢

臣逢千載之會願上

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

袁耽見晉成帝紀

少有風氣爲姑夫王宏所

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縱橫有才辯劉湛淑從母兄也湛

欲其附己而淑不從遂大相乖失淑乃賦詩以見意曰種蘭忌當

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川玉人門非植蘭所由是爲帝所賞未幾遷

爲尙書吏部郎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下以廣

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伐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

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並立僑郡縣至是割荆州之

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寄出在諸郡界 湖州入蠶租稅悉給襄陽 九

月魏主濳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

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爲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六 見補錄



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  
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  
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  
屏迹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河北諸山蠻寇  
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  
等二萬人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  
蠻得據山發矢石以下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  
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  
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  
奔潰 以始興王濬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  
軍以尚書吏部郎袁淑爲征北長史濬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

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之際何其哀益之亟也恐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 徵士沈道虔卒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宏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更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穉道虔諫之不止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而迎之爲作衣服竝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無衣者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

斛悉俱諸兒子嫁娶道戍年老菜食恆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至是卒年八十二

魏元嘉二十七年

魏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乙酉魏主憲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復率眾軍討幸諸山犬羊蠻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竄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請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慶之令諸軍進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難於進兵乃置東關蜀山宜民西

柴黃微上陵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

爲營戶 魏主靈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

梁川後魏天平二年首梁城郡

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

按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不及豫備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

奄至

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有平王鑠進號西平帝已素勇善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已當作亥

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竝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

王鑠領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

水經注汝水自汝南

上蔡縣東潁縣瓠城北今潁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城中

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

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

汲魏人又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南城陳憲內設女牆

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堊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

城等魏人棄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

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

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

鎮彭城帝遣閒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

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

曹行參軍臧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曹漢之安集採也時駿爲

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

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

之殺三千餘人燒其糧重魏人悉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

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

獨不去曰傷敗如此何而復還下馬坐地爲魏人所殺墜之溺死  
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女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  
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  
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尙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  
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

劉道錫見一百一十三卷十八年

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王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

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尙方

輸作尙方也

以陳憲爲龍

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  
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遣以弓矢婦人遣以環釧是曹正欲  
誑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  
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

孰與彼前後得我民耶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

攝守南度

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

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

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

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宏高麗凡

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

死

爾註吐賀眞死在大明八年燕特大言以恐惴宋人耳

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柔然多馬故言

其有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諸方

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斯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

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斲行竊步也

斲截也隱蔽其身而行也

彼來偵

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

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尙殺之

事見上卷二十年

烏得與我校耶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疑復非  
苻堅何時與彼交戰盡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樹吳人正  
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  
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  
責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誓呪婆羅門天然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  
鬼縛以來耳 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家甚

貧約既爲吏部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  
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湛  
與僕射徐湛之竝爲上所寵信時稱江徐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  
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安成公何



勛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竝各奮豪以肴膳車服相尙京師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而二事之美湛之側兼何孟之長嘗爲南兗州刺史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飾南望鎮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帝雖寵信亦嫌其奢侈每以爲言其敬待不如湛也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主眷之隆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雍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嘗立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吏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靈以浩

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  
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  
王賈雖注述六經竝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元王  
賈買遠也乞收境

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

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  
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

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

步據水經注平城西  
郭外有郊壇用功二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

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  
跋氏來自北荒者相

與譖浩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祕書郎

吏等罪狀初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東宮

因宿明旦與俱入朝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  
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爲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魏  
主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允問曰  
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  
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  
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  
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  
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勾其生耳實  
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魏主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  
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  
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

有條理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僕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魏主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魏主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釐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初浩少年時人未之知太原郭逸妻王氏宋將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故以女妻之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而竟與之俱族誅浩時繫而置諸檻內送城南後魏刑人衛士數十人必於城南洩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浩平生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

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衣於廁中及遇禍戮辱最慘人以爲報應之驗初浩之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熱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祥也非復虛事夫以火薰人暴之極也階亂召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遂有滅族之禍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幾吾欲爲卿脫死旣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

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遠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翟黑子者故遼東公也有寵於魏主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常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賈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乃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魏主不以實對魏主怒而殺之故允云然初冀州刺史崔躡武城男崔謨與浩同宗而別族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躡逞之子也

崔逞歸魏爲  
太祖所殺

魏主旣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尙書李孝

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北巡陰山聞而悼之曰李宣城可惜

李

伯封宣

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

弟也體度恢雅達於政治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當者必手自書表切言極諫或不從至於再三削滅稟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必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進見必言人所長不冒爲己善故魏主信任之自浩之誅軍國之事與謀議寵眷亞於浩初趙郡睦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事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呼浩小名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浩慮夸卽還

乃以夸所乘驟內之廢中黨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輟租者謬爲御  
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惟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  
之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  
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驟兼遺以所乘馬爲  
書謝之夸不受其驟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經時乃止歎曰惟公既死誰更能容嗾夸初車師大帥車伊洛  
世服於魏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  
斷其路伊洛歷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  
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伊洛又說李寶弟  
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於魏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猷守城沮  
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攻拔其城猷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



焉耆鎮

魏破焉耆以爲鎮

遣使上書於魏主壽言爲沮渠氏所攻首尾八

年百姓飢窮無以自存今臣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

焉耆東境乞坐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吐谷渾王慕利

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

唐時吐蕃與雲南竊蜀卽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

通此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尙

書江湛彭城太守王元謨等竝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

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竝起若頓兵一周沮向

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

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亦有步兵校尉南史

曰高祖永初三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擅道濟再行無功

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驗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

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則自有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

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磳必走  
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  
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畫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  
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靈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  
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  
便還百天地啟關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欲自  
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  
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往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  
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儼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

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瓊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

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sub>宜</sub>可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

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致望綏拯潛相

糾結以俟王師芮芮亦遣閒使芮芮即蠕蠕南人語轉耳遠輸誠款誓爲掎角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甯朔將軍王元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

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

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

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眾軍節度

坦鍾之曾孫也坦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

士收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恐後

青冀徐豫二兗六州

二兗向兗北兗也

三五民丁簡使暫行

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

發其

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

緣江五郡南東

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

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

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

此兗南兗州

富民家贖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竝四分借一事息卽還建武

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碭礮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

魏泰

年置濟州於碭礮城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支解王淮傳示列戍今從宋傳

蕭斌遣將軍崔猛

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

樂安千桑博昌之地唐青州千桑縣此時樂安郡也

斌與沈慶之留守碭礮使王元謨進圍滑臺

考異曰宋略九月庚申元謨前軍次白馬

與廣兗州刺史歌行破戰破之元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

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

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盪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

守龐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

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

難納之

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農宏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魏州

季明遂誘說士民應

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

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

元景引兵繼進

豫州刺史南平王鐔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

長社

考異曰鐔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略

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

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破之

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

主僕蘭奔虎牢

虎牢魏深州刺史治所也

鐔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

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

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尙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

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絛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

展覽也

九月辛

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

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元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

而元謨貪復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眾請以火箭燒之杜佑

小勇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檣板木上竄以油散因燒矢內箒元謨

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驅礮之則樓檣盡焚謂之火箭元謨

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

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卽就也言不能就其

長帥而用之使各爲郅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家付匹布資大梨八百由是眾心失

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爲營元謨不從冬十月

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

撫慰城中且登城視元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

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卽餘人麾下

散亡略盡委棄軍器資械山積先是元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

百舸爲前鋒據石濟

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縣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

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卽此處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

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眾

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況今事迫於晷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爲急元

謨不從及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元謨戰艦連以鐵

鎖三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

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

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

乃可進少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

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

魏主小字佛狸控弦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

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爾雅曰元謀始將見於人告曰謀觀音經千福則免元謀夢中日何可

竟也仍見投既覺誦之得千福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斌欲固守碯礮慶之曰今青冀

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車非國家有也

東過謂越碯礮而過東入青冀

界清東謂清

碯礮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

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竝謂宜留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

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

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

更經也歷也謂志思意更常如字讀作去聲言不意沈公乃更能學問此譏其

素不識字而忽通書也

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

學也

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

斌乃使王元謨戍碯礮申坦垣

護之據清口

清水有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內界安民亭南故水從東北來注之

注云載延之

自帥諸軍還歷城

自此以上皆王閏月龐法起等諸

所謂清口也

元謨攻滑臺事



軍入廬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廬氏令使率其眾爲鄉導柳元

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廬氏

百丈崖在  
溫谷南

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

之擒魏宏農大守李初古拔辭安都留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

潼關

自閏月以下皆柳  
元景攻關陝事

魏主命諸將分道竝進永昌王仁自洛陽

趣壽陽尙書長孫真趣馬頭

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  
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

州宋屬  
徐州

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

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

考異曰宋略云戊子  
至鄒山今從後魏書

得郡太守崔

耶利爲魏所擒

宋魯郡時  
治鄒山

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什之以

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

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  
城彭城郡之蕭縣有留城

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

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元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

公遇元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

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

水經注苞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澗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

上舊有梁謂之苞橋

溺死者殆半

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

詔以柳元景

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

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

眾二萬渡嶠救陝

自洛至陝有二嶠之險

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

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富衫

前富也後富背謂之兩富

衫馬亦去具裝頓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迎

刃而倒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

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

二千救安都等卷甲兼行一宿而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

於城西南躡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方平等方與魏人交鋒而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纒起及四山羌胡皆來

送款

關中之地四面引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

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

景等不立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

景爲襄陽太守

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

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

考異曰宋略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

陽裁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襄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

取至壽陽也

康祖怒曰

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車

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

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

其眾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

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

夜又云虜死者大半今從宋略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

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三郎將蓋主內三郎魏謂高士日三郎將

羅漢夜斬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

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

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

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

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

城太尉長史何助欲席卷奔鬱洲

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秦始三年於

此僑立青州齊梁爲青冀二州刺史治所

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

判亦惟二議決也

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

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定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

魏小字道民徐

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

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與也義恭乃止

壬子魏主至彭城登城南亞父冢立甍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

戲馬臺在彭城城有其高十仞

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

馬文恭之敗也隊主崩應沒於魏

此上蕭賊

也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

駝韋昭曰橐猶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顧思古曰言能負橐而馳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所封如鞍其足三節色

蒼褐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凡欲椿載必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最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也佗負荷也今云駝駝橐音

之明日魏主遣使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乘馳及螺螺驢父馬母堅耐使

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

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魏使問君何姓荅曰姓張魏

使曰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魏使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

暢因問曰君何姓荅曰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

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與君相敵耳時城內有

貝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魏尚書李孝伯暢因言李

尚書行塗勞苦且曰安北致意魏主知欲相見遲待也

但謂并寫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詳盡也言恨不暫備

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

皆與之魏主復餉穉及九種鹽胡椒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白所食黑

歷歷屢服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曉章曰痛或遺癰請慮未  
除取鹽與醋馬齒嚼碎並非食鹽或說文曰配鹽鹽卡也胡吹  
胡人所造卡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

與鼓同豆也暢何爲恩恩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

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其

治戰場刻日交戲

左傳晉楚將戰於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

孝伯曰令行

禁止主將常事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

以十萬誇人我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何以相拒暢曰王侯

設險何但法令而已耶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以

二王左右素所蓄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

論我本關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

誇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襄陽 襄陽 襄陽



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

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尙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

宜以禮接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又使人來言曰致

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

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儼幹來

諸佐謂佐吏也

儼幹則給使令者耳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

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元謨亦常

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收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

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嶺邪利遽藏入

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潛馬文

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棧也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

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王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以之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河冰向合元謨輩立反  
旆未爲失策但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我家懸瓠小城神靈小  
將魏主傾國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眾無一旅始濟澠  
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  
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  
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  
言邪近聞蕭縣百姓竝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  
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稽元敬以百騎至甯城魏軍奔敗輕敵  
致此亦非所卹土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  
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

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大尉神筭鎮軍聖略

武陵王駿降

用兵

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眾軍直造瓜步

瓜步

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卽瓜步鎮之地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

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

圍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

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佛音

孝伯言辭辯贖亦北土

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非潤孝伯與左右皆

相視歎息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

誓自愛冀鴻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 上起揚文

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帥陰

平平武羣氏拒之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

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

中置陰平郡對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  
陰平平武舊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

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唃提氏不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  
祖兄頭戍葭蘆 丁未大赦 魏主璽攻彭城張暢躬自前戰身

先士卒於是人各用命久之不克十二月丙辰朔魏主引兵南下

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

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慕嚴己未魏兵至淮上

日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己未歲至 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

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允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

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

臨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

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臨臨遇明河又東逕楊茅瀨口又

東逕高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 質營於城南 考異曰宋略云質  
存據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 屯盱眙城北今從

宋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是夕質

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

盱眙城也

初盱眙太守沈璞

到官

盱眙縣前漢屬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爲招信軍

王元謨猶在滑

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

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

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

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

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

王尋王邑以百萬敗

於昆陽前葛格以二十萬敗於合肥

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賊質

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

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

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賊歸都

改正避賊歸都原本作避罪歸都設甚今

從本傳

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

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

彼雖烏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

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置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

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

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

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卽引兵攻城不能拔乃留

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屯守城旁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

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

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

荷瞻而立急則逃走

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

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

要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鑑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於暨

陽

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自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今江陰軍

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

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

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

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贖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

莫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

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自曰元帝渡江秣陵荒落以府第居對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觀

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齋野葛酒置空

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

野葛有毒食之殺人

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

其上設氈屋

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

魏主不飲河南

冰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

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啜之并大進酒

荆州記曰長沙

郡瀛縣有鄴湖湖邊二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杜佑曰鄴州衛縣漢郡縣地

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

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

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

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眾竝謂

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

謂江夏王

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鐸在壽陽也

詎互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

班劍及左右排湛幾至僵仆

班劍持劍爲班列在車前

劭又言於上曰北伐

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五終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考異曰魏

帝紀曰甲申義隆使獻百半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所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詳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夸厲片從宋書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五終